

生物群落與人文繁衍的交錯

記「新寶島地攤隊 ②」《濱水·群落》展演活動

文 / 許淑真 (高雄市立美術館「新寶島地攤隊2」主題展演活動計劃主持人)

我們太習慣只看到有關於安第斯山農夫的問題，而忽略了他們真正潛在的或非主流的農業生活與自然資源的關係。我們是無法言說如何在缺乏人類社會互動的基礎下，有關於自然資源的研究與討論。

—Ana De la Torre, 1988 (註一)

農業系統的社會經濟因素VS. 生物多樣性

窮其一生推展有關傳統知識價值的Ana De la Torre，是來自於秘魯卡加馬卡(Cajamarca)的人類學家，除了以上所提，她更是重申傳統農村婦女們

的農業經濟生活如何產生對生物多樣性的巨大貢獻。而她的思想也成了1997年初版由國際植物遺傳資源學會 (IPGRI: International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Institute) 所發行的《女農夫們與安第



● 劉道訓與光鹽紙影戲團在高美館戶外的現場演出《龜兔賽跑》(林宏龍攝影)

斯山的種子》(Women Farmers and Andean Seeds) 一書主要的靈感來源。生物多樣性已經是現今農業發展的核心論述，不管是在自然或是在社會這兩種不同尺度的領域裡，都讓生物多樣性這個議題，反映在個別真實的層面上。

Ana De la Torre描述著位於高海拔的安第斯山的家庭農場的工作者，百分之七十都由女性擔任，她們扮演著種植、耕作和收成，也扮演食物的處理、保存與淘汰以及家畜的養殖，當然也肩負起家庭食品安全與成員們健康的保衛者，在傳統觀念裡，生產物資夠用的基礎下(非現今資本主義系統的運作)，她們也實際扮演著生物多樣性的推手。她們成為農村技術與教育的文化攜帶者，也決定這所有的變化，並且也穩固的架在農業系統的社會經濟因素之下，於是研究安第斯山農業人口中的她們，更可了解安第斯山植物遺傳資源的保育、演化和使用，進而更能藉此了解安第斯山整體的環境生態。

一種日常的生態觀

如此細密的將所有交互影響的因子，緊緊的串聯在一起，並且架構在日常生活之下，是反應環境中個個不同系統之間交互作用下的真實，它是動態的，也是結合人文與自然的。反觀台灣近幾年來對於環境議題的思考，有不少侷限在於指標性物種的保育，忽略總體物種之間與環境之間的整體考量，或缺乏生物與環境生態的知識，淪為思想的巨人、行動的俘虜，活生生將環境與生活剝離成為某種政策與口號，或是大家一起跑跑步或是牽牽手，喊喊救地球，好像明天環境就可以變更好的偽生態運動。但是在台灣各地有許多原本就存在的，但是不被學術與政策所關注的常民生活，常常躲著需要我們學習的生活態度。

在十月份的新寶島地攤隊2的主題展演計畫《濱水·群落》，就是利用這不大的計畫，藉由引入生活在台灣的一些值得被介紹的社群或個人，或是藝術家(設計師)的觀念作品，來稍作對這個議題的述說。「濱水」在這個活動裡是一個相當廣泛的概念，因為城市或鄉村



● 洪通小舖的社區居民張厚誼，利用廢棄沙拉油桶所繪製而成的魯賓(林宏龍攝影)

中的濱水區是區域性生物群落交互作用下的特殊場域，引導出的這個概念，也是因為濱水區確實是人類與自然之間共同作用最強烈的地方。

一個個具強烈屬定性的真實故事

在主題藝術家劉道訓與他的光鹽紙影劇團，便在展演當天演出有關高雄濱海柴山上彌猴的故事，原在家鄉屏東潮州的自家幼稚園服務的劉道訓，在少子化與照顧年長父母的緣故下結束了幼稚園的經營，現在幾乎全心關注在他的紙影戲團，便宜又低技術製作的紙影戲偶，也成為他在介入許多社區營造的媒介，在南部的許多大大小小的社區或特殊團體，如屏東提供早期療育、日托、重殘養護、庇護工廠等服務的勝利之家，都可看見他的身影。而勝利之家也在潮州許多鄉民的無償的提供廢棄蝦塢的土地與人力在這一年的多進公館鄉的農改生態教育蠶業二)的學習



● 陸佳暉作品《出遊的蘭》(陸佳暉提供)



●《雪衣》康雅筑作品（康雅筑提供）

恢復傳統屏東養蠶產業，再生院民一個生存與工作的空間。

而這次的社區團隊是由素人畫家洪通故居——台南縣北門鄉的一群歐吉桑與歐巴桑一起組成的「台南縣生態旅遊發展協會—洪通小舖」，當地的居民「靠海吃海」—引海水養魚、引海水晒鹽，日子過久了對養魚、晒鹽有了經驗又有了感情，累積了深厚而芬芳的產業文化。而社區裡的靈魂人物洪秋蓮女士，更是社區裡推動越南配偶教育學習、彈塗魚生態養殖、漁村諺語編撰、帶有回收物資再利用的漁業文化產業、以及紅樹林生態保育解說等多重身份的推手。



●王誠儒根據澎湖五德湖間帶的植物所創作的作品，左為《馬尾藻耳飾》右為《仙人掌花墜飾》（皆為925純銀）（王誠儒攝影提供）

而原是區域性產業的耐鹽植物藺草，設計師陸佳暉的作品《知藺·織藺·愛藺》利用新創的染色和電腦輔助梭織設計，製作成不同於以往以手編製成的商品。從早期1729年原住民婦女利用大安溪下生長的藺草編織成草蓆開始，到西元1896年苑裡西勢庄洪鴛女士，用藺草模倣日本草帽編織成功（名為大甲草帽），並大力推廣生產帶動苑裡當地的婦女工作權之後，直至後來台灣失去原有低工資的競爭力，現在朝向社區文化創意產業，可看出藺草這個經濟作物近三個世紀以來的興衰史。而陸佳暉在苑裡與當地婦女相處所體驗到藺草就像台灣媳婦一樣實用又堅韌，也讓她感覺到這樣平凡的藺草幾乎已經被遺忘了半個世紀，為了讓藺草走出她的悲情歷史，陸佳暉的作品《知藺·織藺·愛藺》系列給予她（藺草）一個新的面貌。

一張有溫度的人文地誌圖考

「濱海植物寓言」是由手工藝設計師林美惠、金工設計師王誠儒、與藝術家許淑真所組成的團隊。呈現由許淑真提供針對台灣海域與澎湖濱海所做的植物調查資料所創發的創意產業，如王誠儒的925純銀馬尾藻耳飾（澎湖五德湖間帶植物）、林美惠的手繪天人菊休閒提袋（澎湖濱海植物）、或是許淑真紫背草攝影作品（石門鄉濱海植物），將屬地性的科學研究方式，經由常民藝術的市集交易機會，達到與一般民眾傳達植物地理學的親民的模式。

以觀念藝術呈現的兩位藝術家之一的曾玉冰，長期投入對愛河的觀察與紀錄，透過如日記式的文字與照片紀錄將之封存，猶如一種對愛河即將消逝記憶的保存狀態，呈現出對於自然與文明城市與河流之間的對照反思。而這次展出作品《愛河在寫詩》除了展現她的愛河照片文件，亦邀請許多觀眾寫一首詩送給愛河，一起觀照愛河，而她與觀眾的交換物就是有關愛河的攝影作品。

這次除了將場域拉到如「河」和「海」這樣的濱水地帶之外，也廣泛的詮釋有關人與水的另一種關係—雪與霧。藝術家康雅筑記錄了她在美國居住時期所創作的「雪」作品，她透過生活中回收或被忽視的元素，利用防雪塑膠布縫雪在裡面所製成的雪衣，還有邀請當地的



●許淑真的阿里山山葵田作品，左為苔蘚線手指攝影作品，右為苔蘚盆栽（許淑真攝影提供）

人品嚐她所製成雪的點心，都讓她的體溫貫穿在她這些作品裡，不管是實質的或是一種暗喻，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成為她這一系列作品裡重要的觀念與行動。

一種生態與經濟皆能互利共生的生存模式

而許淑真結合攝影作品和苔蘚園藝商品的展售，是試圖突顯位於台灣阿里山霧林區的一處山葵

田的景象，由原是木工師傅吳相澤所經營的山葵田，利用廢棄的零星檜木與石頭所砌成的梯田，以及不噴灑除草劑的種植，田裡的苔蘚與昆蟲的多樣性實在令人驚嘆。尊崇共生倫理的農業經營，除了原有的山葵產業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產值的可能，於是許淑真實驗了利用瓶園栽培（Terrarium 或Bottle Garden）法，讓苔蘚成為園藝作物的可能（註三），以及拍攝吳相澤山葵田中的苔蘚作品，在新寶島地攤隊2中試賣，當山上的農民得知當天苔蘚賣的不錯時，一種生態與經濟皆能互利共生的生存模式的新可能，在他們的心中雀躍著，而可想而見的是當阿里山山上減少農藥的使用時，河川上游可免受汙染，一樣曾文水庫也可免受汙染，而不要忘了水庫它提供了許多城市居民的日常用水……。



●吳相澤下唇夾著在他的山葵田裡摘到的松蘿（蔣坤志攝影）

註釋：

註一：Mario E. Tapia and Ana De la Torre, Women Farmers and Andean Seeds, Rome: IPGRI, 1998, pp7.

註二：「泉明生態教育蠶業農場」的爸爸和媽媽除了經營無除草劑的有機養蠶農業之外，去年我陪同勝利之家一起拜訪時，當時還收容了兩位啟智的年輕人，教導他們如何工作與自我生活照護，爸爸說蠶絲產業簡單且重複性的工作，非常適合他們。

註三：有關苔蘚成為園藝作物的開發，之前台大有做過研究，但可能無法建立起產銷制度而作罷。在日本則早有許多專門培育人工苔地或苔庭使用的苔蘚植物栽培，如日本熊本市的立田自然公園之苔地。